

读来读往

## 相聚白鹭洲

前些天上班路上看到,白鹭洲广场上正紧锣密鼓地搭建舞台、布置会场。原来,一年一度的厦门日报社读者节又来啦!“城市副刊”陈编辑在文友群热情邀约:“10月28日读者节,在白鹭洲恭候各位!”

好似被日报读者热烈的情绪所感染,前一晚还淅淅沥沥下着小雨,一觉醒来却已秋高气爽、和风吹习,真是聚会好时光。

“城市副刊”的文友们从城市的四面八方赶来。邱纯纯、苏玉珊、周毅君几位副刊的忠实粉丝已经捧着大红的荣誉证书款款而归,原来她们都被评为本届读者节“十佳读者”!纯纯姐是下岗创业的典范,忙碌的事业没有阻止她热爱文学的心,她用笔记录生活的美好点滴,并热心参与志愿公益活动,回馈社会的慷慨给予。玉珊姐订阅报读30年,笔耕不辍,陆续发表了近200篇文章,实现了自己心中深藏的文学梦想。而毅君这位民警不仅爱写作,还学打网球、跳古典舞、学美声唱法,生活充实、满满正能量。他们都是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学习的榜样。

“编辑记者读者见面会”是我们这些铁粉参加读者节最大的动力。平日只在微信、邮件中沟通,为提升我们的写作水平倾囊相授的编辑老师,终于可以在线下见面了。大家犹如老友重逢,言谈交流中更多了几分亲切感。

“萧老师,请您给我们小记者们说说怎样才能写好文章?”晚报的一帮小记者紧紧围在萧老师身边。萧老师热情地拿起话筒,结合自己的新作《番薯立功》,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介绍写作思路和经验,鼓励小记者们好好学习,向着自己心中的目标努力奋进。

我沿着活动场地转了一圈,看到“学习强国”摊位前很多人跃跃欲试。作为拥有近8万积分的“学习强国”铁杆粉丝,我自上前放手一试,在“四大赛”竞赛环节中拔得头筹,甚是喜不胜收。

厦门是一座美丽温馨、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,改革开放45周年,市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大改善,精神生活水平也不断提升。厦门日报社读者节成功举办22届,是市民精神生活的“饕餮大餐”,也是城市的一张亮丽名片。作为厦门的一分子,我们应该努力提升自己,才能在精神上、言行举止上与这座美丽的城市高度契合,共同在创新求变中不断推动城市的高质量发展。

感谢“城市副刊”这个文学小天地!真诚祝愿厦门日报越办越好!

亲历

## 东渡球场见彩虹

清晨六点,在仙岳山脚下的露天网球场,我独自一人练习发球,等待朱教练上早课。转眼学网球已半年有余,每周两次的早课让我受益匪浅,既锻炼身体、保护视力,又提高球技、愉悦身心。

遇良师,三生有幸。偶遇朱教练是在一个芳菲四月的周末,那天我到市图书馆还书,途经工体网球场,好奇心驱使我去围观观看网球教学。我斗胆主动上前,请示当时正在授课的朱教练,能否收我为徒?平易近人、身姿挺拔的他欣然接受,我的求学之门由此打开。

前几节课,他耐心教我正手握拍和反手握拍姿势,正手回球和反手击球。虽是几个简单的动作,但对于初学者的我来说,需要经过长时间反复训练才能形成肌肉记忆。

起初每周上一节,我进步甚微。尤其是上手发球,学了几节课依然学不会,不是抛球太迟就是太早,抛出去的球不是太靠前就是太靠后,落球点不能准确落在发球区。于是,我和朱教练商量,调整为每周上两次,每周二、四的清晨六点。

果然如教练所言,室外网球场比室内网球场视线更开阔,空气更清新,打球更舒适。当我第一次站在东渡顶楼的露天网球场,放眼望去,天的宝石蓝、孤尾山的绿翡翠、紫色的网球场和迎面送来的翱翔蓝天的飞机,构成了一幅优美画卷,令人神清气爽。

万事开头难,只要肯登攀。每次上课,我都五点多起床,提前十分钟到达球场,做好充分热身。自己先练习上手发球,日积月累,球感渐渐好了,动作逐渐协调,果然量变能引起质变。

露天网球场受天气影响较大。上课前一天,朱教练都会关注天气预报,心大的我总想不起此事。那天,经过一夜滂沱大雨,清晨雨后天晴,网球场到处可见大小不一的积水。朱教练手扶推水机,轻车熟路不断来回推水,场上的水渍瞬间一扫而光。奔跑挥拍中,我居然还见到了彩虹。那个瞬间,幸福感满满!

随着课程不断推进,我慢慢学会了接网前球、挑高远球,变被动防守为主动进攻,打出一条美丽的抛物线,落球点在对方后场;学会截击球和半截击球,右手持拍,正手截击跨左脚,反手截击跨右脚……

春种一粒粟,秋收万颗子。我相信天道酬勤,一分耕耘,一分收获,坚持不懈的努力和辛勤挥洒的汗水终能带来喜悦的学习成果。



普雄镇呷古村,成昆铁路穿村而过。(本组图/越西县委宣传部提供)

●瀚唐

四川越西,一座历史悠久、文化灿烂的千年古城,也是一座山水秀丽、彝族风情浓郁的现代新城。

金秋时节,笔者随中国报纸副刊理论研讨会暨中国文化记者“文昌故里水韵

越西”采访调研活动走进四川省越西县。

古蔺州,今越西,外揽山水之幽,内得人文之胜。在这里,我们一路采访调研,一路观察思考:多彩的越西,是多民族休戚与共、心手相连的见证;深厚的越西,是沧桑岁月的陈酿、多元文化的积淀。

## 多元多姿底蕴深

越西人文:

## 秋日遐想

秋天,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季节。过了炎热难耐的夏,赶在寒冬来临之前,大自然亮出了它最柔美的一面。

秋天,可以去野地里站着,不要说话,不要蹦跶,静静地站着,看山树青青的果,小巧圆润,散发微辛的香,那红黄相间的叶像中年人的日子,有收获有遗憾,其上的虫洞是斑驳的思想,连缀成人生的诗。

秋天,可以去稻田里站着,屏住呼吸,去倾听心脏的惊叹。那弯腰的麦穗,波浪一样翻涌,满眼的金色比太阳更耀眼,农民是比梵高更伟大的画家。

秋天,可以去看看书,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室外,光线温柔,像母亲意味深长的目光,你打开薄薄的纸页,读一则美好的故事。

薛宝钗和史湘云开了螃蟹宴,桂花掉在海棠冻石蕉叶杯里,乌银梅花壶里盛着黄酒,换来大观园一众才女的诗篇;梭罗赤足在田地里走动,逡巡他种的菜豆和金丝桃,瓦尔登湖的红画眉高兴歌唱,抬头看天空的眼睛。如果你有兴趣,可以泡一杯茶,茶正香,书精彩,人可爱。

秋天,可以去读读诗,炽热的情感躲在短短的句里,火花四射,奏响最美妙的音符。

秋风萧瑟,洪波涌起,曹操正观沧海,一身英雄豪气;春花秋月何时了,这厢李煜在哭往事;采菊东篱下,陶渊明悠悠然见了南山。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”“桑之落矣,其黄而陨。”“落英缤纷,岁也既跲。”开口诵诗,天地间有天花乱坠,人间顿似灿烂天堂。

秋天,可以做许多事,因为秋风,秋雨凉爽而清丽,秋阳,人心甜蜜而饱满。日子像一颗饱满的桃子,用最喜庆的黄和红诉说来自春的希冀、夏的努力,并告慰不远处冬的安稳。秋天,是一首诗,邀你欣赏人世,请你共吟诗篇。

多彩彝绣:

生产孕育文化滋养的一朵奇葩

越西,一个彝族人口占81.1%的多民族聚居县,十多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、生活交融中,取长补短、兼容并蓄,孕育、积淀、形成了独特的人文风情。彝绣是彝族人孕育滋养的一朵手工艺奇葩。

在彝族居住地区,自古沿袭着“不会绣花的女子不算彝家女”的说法。作为第六批凉山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,彝族刺绣以红、黄、黑为三大原色,作品种类繁多、丰富多姿、制作精美,是彝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,也是彝族传统文化的一种体现。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,彝族人结合现实生活与自然环境,通过材质、图纹、工艺等要素,创造出许多极具色彩与特殊含义的纹饰,不但丰富、美化了服饰,还将彝族文化赋予其中,承载了当地人的思想感情,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期许。

普雄镇呷古村,素有“成昆线上彝绣第一村”美誉。9月24日,我来到这里,但见成昆铁路穿村而过,也遇到扎根乡村振兴的张英豪。他大学毕业后,经选拔成为一名选调生,现任普雄镇副镇长。他说:“乡村振兴要因地制宜,发挥特色优势。因为彝绣,呷古村人富了口袋,也富了脑袋——司空见惯的刺绣这么值钱,惹人欢喜,呷古村也因此名扬五湖四海。”

近年,呷古村被确定为“非遗+扶贫”国家试点工坊,致力发展精品手工业。村里通过集中培训,培养了二百多名新绣娘,合作社与品牌网店联手,实施系统生产、电商传播、全网销售,产品远销广州、深圳、北京等地,甚至引来了国际著名服装品牌的订单。如今,绣娘靠着一双巧手,绣出精美特色艺术,家庭收入大幅度增加。这种彝绣+培训+旅游+产业的融合,为可持续的乡村振兴提供了一种新模式。

“克智”大赛:

口传文学反映时代大变迁

“克智”,是彝族口传文学的精华,两个人一组,用彝族格言、谚语进行辩论。无论是天地演变、物种起源、族群迁徙、部落战争等传说,还是民间英雄神话故事,都能以“克智”的形式,在婚嫁嫁娶的民俗活动中进行传播和传承。

我们来到普雄镇的那天,刚好遇上了一场“克智”大赛。由于时间限制等因素,那天的比赛采用单人轮番上台,用彝族语言进行单口演讲。身着盛装的



彝族月琴音乐传承人达久石布。

选手们,或激昂高亢,或低沉吟诵,或深情饱满,或激情澎湃,给听众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“文化盛宴”。有一位六七十岁的老者,手舞足蹈,话语铿锵,以他家摆设的电器家具、收割的谷物和饲养的牛羊数量,作今昔对比,道出了巨大的喜悦和满满的幸福感,反映了时代生活的大变迁。

“俱保连”:

中国革命史首支彝族红军连队

越西,被誉为“彝族红军之乡”。这片红色热土,烈士英雄,激荡人心。

在红军洞前,解说员满怀自豪、饱含深情地说,1935年5月,中央红军第二先遣团挥师越西,掩护红军主力胜利抢渡大渡河。红军跨越高山峻岭,驰骋彝山山寨,历时9天,行程500多里,一路打土豪、分浮财,释放被关押的“质舞”(彝族人质),焚毁田契,镇压官僚恶霸,宣传党的政策,播撒革命火种,组建红色武装,1000多名越西儿女参加红军,诞生了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支彝族红军连队——“俱保连”。

红军长征纪念馆,是越西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文化乡村旅游基地。馆内一张张图片,一件件实物以及珍贵的历史文物资料,无声地诉说着越西的红色历史。

古村碉楼:

烟火生活中期盼诗意的远方

中所镇陶家营村,曾是南丝绸之路——零关古道上的重要驿站,明洪武年间,名将陶亨为维护零关古道的通畅,率兵驻扎于此,陶家营因此得名。

这个村子不大,但土碉林立,现存完好的土碉楼有20多座,其中具有代表性的18座:王家碉、鸣琴碉、紫微碉、跃进碉、杨柳青碉、团正碉、红军碉……每一座土碉,都隐藏着一部家族史,要么披荆斩棘、艰苦创业,要么穷则思变、创新图强。其中一座还建有古碉楼博物馆,通过实物文物展陈,讲述陶家营村的前世今生,演绎着传统村落

情网

## 老房情深

外栽下浑身是刺的洋槐树。它们长势迅猛,才短短两年,白杨树便洒下一地阴凉,洋槐树长成一排威武的卫兵。我在后院养了猪牛鸡狗,虽然院子被弄得又脏又乱,可是我喜欢狗追着牛跑,鸡偷吃猪食的生机盎然。

放学了,三个孩子就着房子的灯光写作业,我一边做针线,一边听他们讨论怎么解方程式。他们在这里度过嬉闹的童年,长大后陆续走出家门,去镇上读高中,到省城念大学,又在各自喜欢的城市成家立业、结婚生子。

老房子见证了我们一起春种秋收的汗水,从清贫到富足的幸福。2015年,我们用多年积蓄盖起三层小楼,新房子冬暖夏凉,住起来比老房子舒服得多。搬离老屋那天,我依依不舍,孩子们不停地安慰我:老房子日渐破旧,房顶漏雨墙壁倾斜,再住下去会有危险的……

前几年,政府推行“一户一宅”制,要清

理农村无人居住的闲置房、土木结构的瓦房、年久失修的危房,老房子也位列其中。虽然我知道这是政府为了百姓的生命安全着想,可心里还是不落忍,拆房仿佛对老房子实施安乐死。

拆房那天,我去送它最后一程。随着一声巨响,一股浓烟灰尘腾空而起,老房子在我眼前轰然倒塌,变成一堆破烂不堪的碎石断壁。清空瓦砾后,老房子只剩下一块冷冰冰的宅基地。

我知道,一个月后荒草会长出来,两个月树根会侵占地面,半年后曾经的痕迹被抹得一干二净,仿佛这里根本不曾有人生活过。可是我不会忘记老房子,它不仅仅是遮风挡雨的房子,还是我们一家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的见证,承载一日三餐的幸福港湾,是我心中最柔软的存在。

老房子已无处可寻,但是我觉得它仍活着,只是换了个方式长眠在我心中。

履痕

张晓彤

## 书藏古今天一阁

来到宁波,正是秋风渐起、满街栎树叶金黄的时节。我们这帮厦门市博物馆志愿者循着一路桂香氤氲,走进了天一阁。

初来乍到,却似故人重逢。抵达天一阁时,飘起如丝细雨。工作人员热情递来印有“天一阁”的雨伞,原木色的竹节伞柄、墨蓝色的伞面,和水墨般的景致更相称了。

雨落烟尘,古阁藏英,大家瞬间被江南浓浓的历史文化气息所包围。这里不仅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,还是亚洲现存图书馆中保存原貌原样最古老的图书馆,让众多读书人、爱书人、藏书人心向往之。

“好事流芳千古,良书播惠九州”。天一阁建于明朝,是退隐的兵部右侍郎范钦的藏书处。他终生嗜书,喜好收藏,为官多年,每至一地,便广搜图书。如果是买不到的好书,则是千方百计地整本抄录。在范钦的努力下,藏在天一阁中的书籍曾多达7万余卷。

“好像历史要当时的中国出一个藏书家,于是把他放在一个颠簸九州的位置上来成全他。”从讲解员的介绍中,我们得知,范钦辗转多地为官,东至福建、南至广西、西至陕西、北至河南都留下他的足迹。

来到北书库二楼,才算真正一睹古籍真容。透过玻璃可以看到一排排整齐的大书柜,外层为榆木材质,里边的搁板是樟木,一本本古籍平放在搁板上。地处阴雨绵绵的江南,天一阁藏书何以做到保存完好?原来是以书籍之间的袋装芸草防蛀驱霉,以书橱下的英石吸收湿气,而院中池塘更是方便汲水防火。

清朝大学者黄宗羲曾感慨:“尝叹读书难,藏书尤难,藏之久而不散,则难之难矣”。为了防止天一阁的藏书分散和流失,范钦立下了“代不分书、书不出阁”的家训。范钦之后恪守祖训,以超乎常人的毅力谨遵苛刻条例,代代相传,视藏如命。

范钦的藏书不仅数量多且极具特色,其中大量明代方志、政书、科举录、实录、诗文集等皆为孤本,具有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。清代乾隆皇帝下诏修撰《四库全书》广征天下书籍时,范钦八世孙范懋柱献出珍本六百余种。后来,乾隆皇帝还命人参照天一阁的形制兴建了“南北七阁”。

踱过阶上泛青的苔痕,抚摸憨态可掬的石狮,拍过滴落肩头的雨珠,我们穿梭在天一阁的草木葱郁和庭院深深间,不禁想象范钦先生当年的模样。徘徊天一池畔,他是否反复思量护书良方?沉浸芸草幽香,他是否借着天光品读藏书?笑看子孙满堂,他是否仍在斟酌如何诗书继世?

如今,天一阁所藏古籍数字化扩增至16万余册,书库设备更加现代化,实现恒温恒湿,每天依旧有无数爱书人比肩接踵、慕名而来,范钦先生在天有灵,应该感到欣慰吧!

这些年,我像候鸟一样来厦门、到济南,又在成都帮孩子们带娃。每次节假日回陕西老家,我到家放下行李,就要走一段路,去看看我们住了三十多年的老房子。

老房子原用作粮库,地面铺着沥青,房顶梁木用料实在,建造得结实又敞亮。1985年,听说村里要卖掉这个房子,我们东拼西凑又到信用社贷了款,总算凑足3600元巨款将它买下来。

1985年4月16日,我们一家五口搬入空荡荡的新房。我们盘好火炕砌起灶台,当烟囱冒出第一缕炊烟时,我知道这栋房子因我们的到来重新焕发了生命力。

我们像衔泥的燕子,每攒一点钱就装修这个家:土炕的三面墙上花花绿绿的年画,顶棚上糊上平展的报纸,再挂上漂亮的门帘,角落里立起三开门大衣柜,房子渐渐有了温度。

老伴在院里种了高大笔直的白杨树,墙